



風箏

艾雲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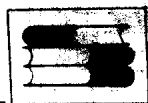
天地叢書

(5)

風 箏

艾 雲 著

天 地 圖 書 有 限 公 司



天地叢書

· 版權所有 ·

書名：風

等

作者：艾

雲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地址：香港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
電話：五一二八三二〇六

印刷：大千印刷公司

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

定價：港幣四元二角

初版：一九七七年七月初版

……他們沒有翅膀，所以放
風箏，實現要飛的想望……

整齊、舒適、相當講究享受——一般中等家庭的特色大抵如此。歐家也正是這樣。

這裏中等家庭近年來一種頗爲追得上時代的風氣是講究度假。要不是——一場股票風暴加上世界性的經濟不景影響，現在也許連清道夫也有資格度假了，可惜暫時以中等人家來說，也只限於少數人仍然可以奢談此道，而歐家忝爲其中之一。

環遊世界是度假，約三五知音人到烏溪沙搓幾天麻將，也可差堪告慰說是曾經度假，這是豐儉隨意的。現在歐家度假，是準備到新界鄉間住兩星期，一家四口將傾巢以赴。

兩星期不算長，也不是太短，所以歐太正在忙於收拾東西，打點行裝。

歐太是一位三十幾或四十不到的婦人，胖胖的，很結實。她在家庭裏有頗高的分治權。理由十分簡單明白，因爲她娘家男女老幼幾乎全部在金山。她還有一位嫂嫂在這裏，留守着鄉間的古老大屋。現在歐家到鄉間度假，其實就是舉家跟隨歐太歸寧娘家小住的意思。另外她還有一位內姪，在市區唸書，平時寄住歐家。早在暑假剛開始時，他已回到鄉間。

雖是出發在即，一家之主的歐先生呢，他還在忙他的正事。他是一位事業心很重的商人，是出入口商，有時也是製造家兼設計家，他雄心萬丈。他之所以要娶一位娘家很有根基的太太，不嫌她比自己大幾歲並且氣餒很高，理由也十分簡單明白，因爲他要藉此更加激發自己發奮向上的壯志。

歐先生正在他自己的書房裏，伏案工作，動用着繪圖尺和雲形板，畫呀畫的。桌的一角，除了算盤和帳本以外，還有用精緻鏡框鑲着的一幅「漱石枕流圖」。不知者也許以爲是丹青妙筆，錯了，其實是一幀照片。一個瘦骨嶙峋穿泳褲的男人，躺身在沙灘上作沉思狀，海水剛淹住小半張臉和一邊耳朵。照片中人歐先生穿開襟襠褲時乳名阿丕，少年時書名有二，中式的一個叫家棟。有一趟遊山玩水，他看見過古人「枕流漱石」的磨崖刻字，深以爲雅緻並且雋永。後來事業有成，便起別字叫漱石。現在他自題「漱石枕流圖」，用意是：鋒利、冷靜及明辨。這是成功事業家不可缺少的條件。

「漱石！」歐太太大刺刺地叫她的丈夫，「漱石！你看看他們兩個把自己玩的東西收拾好了沒有，行不行？」

「唔！」躲在書房裏的歐先生拿鼻子漫應一聲，「我有事呢，勞駕太座你自己去看好不好？」歐先生對人向來是外圓內方，對他的太太更是這樣。

身體太好的缺點是聲音吵耳。歐太太大聲武氣說：「你也不看看我忙成甚麼樣了。要是我有空，我會高興與費唇舌求你嗎？」這求字實際上就是命令。

「好的，好的，」他不慌不忙地答：「我馬上就去。」過了老半天，他的正經事情忙完了一段落，才想起太座的命令，三步併作兩步直奔孩子們的房間，排闥直入。

妹妹不曉得跑哪裏去了，房間裏只有小哥哥一個人在。兩窗之間繫了繩子，繩子上吊着一個枕頭。小傢伙正在揮動着拳頭，向枕頭猛撞狠打。同時他敏捷地閃避着吊在繩子上搖來晃去的枕頭，不讓它碰着自己。

「小傢伙顯然是拿枕頭當成沙袋，他正在練功夫呢！」做父親的悄悄告訴自己說。

歐先生起初有點氣惱，後來他想通了，不禁暗暗點頭。

對於兒子，歐先生最大的期望自然是能够唸書成材。他看穿這世界，說到底，走到天盡頭也還是唸書人的天下。不過，有犀利的頭腦還得輔以靈敏的身手，而後者便不是單從書本上能够磨出來的。固然歐先生不希望兒子跟人家打架，他甚至最瞧不起真個動拳動腿才得把別人擊倒的功夫。但他近來確曾有過不止一次的親身體驗，以致頗後悔穿開襟褲時候沒有學學打架。

歐漱石獨個兒嘍咕一會，微笑掛在嘴邊，正擬掩上房門出去。一心一意正在練功的兒子，忽然發覺有人。

天曉得爲甚麼，小傢伙並不喜歡這個看來非常愛他的爸爸，他眉毛一蹙，抱怨道：「你們大人也真是，太不懂事了。門也不敲一下，便闖了進來。」

父親尷尬地笑笑，竟把太座委派給他的使命忘記得一乾二淨。他順手把門帶上，出去了。才轉身，妹妹衣服濕漉漉的從廚房裏跑出來。「勃勃！」爸爸叫，「你又搞甚麼亂？」

勃勃不理睬，唏哩呼嚕直向他跟哥哥分佔的臥房走。天曉得爲甚麼，她也不喜歡這個爸爸，雖然看來這爸爸其實很愛她。她跟哥哥很要好，而她的哥哥不喜歡爸爸，也許這就是理由。

「多多！蓬蓬多多！」勃勃進房叫她的哥哥，關上門。

蓬蓬正對着枕頭揮拳，他停下來抹抹頭上的汗珠，一本正經地說：「我是哥哥，不是多多。勃勃，你還不學學把話說清楚一點嗎？過了今天，你就是……」

「是甚麼？多多！」勃勃打斷他。

蓬蓬難爲情地笑起來：「這一趟是哥哥說錯了。過了今天，哥哥滿九歲，不是你。你還得再過一

個月，才滿五歲呢。」

勃勃忽然想起了甚麼，跳到書桌上扭動他們的袖珍收音機。

蓬蓬繼續練功夫，他惱妹妹說：「勃勃，別搗亂好不好？你看，哥哥不得空呢。」

收音機響了：「……廣播電台，現在的節目是生辰點唱。歐勃勃小妹妹，點給她的哥哥……」

勃勃拍巴掌，又笑又跳。做哥哥的顯然也高興的不得了。他攤開妹妹的小手，在每一隻手心上親一親。接着，收音機報告了叫他更驚訝的消息：「……虞多泰點給他的同學歐蓬蓬，祝他生辰快樂和健壯！」

「多多！」勃勃問，「虞太太是誰？」

「是虞多泰，不是虞太太。」蓬蓬說：「就是昨天早上我們放風箏跟他吵架的矮胖子。」

房外電話鈴響。做母親的敲門叫，「蓬蓬！聽電話。」

蓬蓬開門出房。地板上沙發裏堆滿了一大袋一大袋吃的用的東西，桌子上放了一盒很大的生日蛋糕。媽媽說還要買一點甚麼，打開門出去了。爸爸把他自己關在書房裏，每逢這時候，火警或塌屋也不會把他迫出房門，只有媽媽親自吆喝是例外。

蓬蓬拿起聽筒：「喂，哪一位？」他眼睛張大，「原來是虞多泰！」

「歐蓬蓬！」虞多泰在電話裏說，「你聽見電台廣播的生辰節目沒有？」

「聽見了，」蓬蓬不高興地說。「我們不是約定大戰三百回合比個高低的嗎？你怕了，投降了，是不是？」

電話裏傳出虞多泰的笑聲，勃勃也聽到，她扯着哥哥問長問短。蓬蓬隨手撿起一把水槍，把她打

發走了。

「我怕？」虞多泰笑完，生氣了。「真笑話！歐蓬蓬，看看你自己的胳膊有我的一半粗沒有？」

「我們是比功夫高下，不是比胳膊粗細。」蓬蓬大聲武氣說。

「歐蓬蓬，別嘴硬了！」虞多泰說，「我好意參加電台慶祝生辰的節目，是希望你快些長得粗壯結實起來，我們再來決個勝負不遲。」

「不行，不行。」蓬蓬着急說，「我們不是約好今天上午十點在山上放風箏的水塘邊碰頭嗎？我已準備好了，誰稀罕你的好意？」

「甚麼？打架也要預先準備的嗎？」虞多泰好奇怪，「要打便打不就行了嗎？」

「你管不着！」蓬蓬說，「我只問你：你今天敢應戰嗎？要是你怯陣，可別怪我不客氣，我要向所有朋友唱你的！」

「甚麼，你一股勁說我怯陣？」虞多泰氣得在電話裏冒煙，「老實告訴你，爸爸媽媽忽然決定提前帶我們出門度假去，馬上就走。我現在答應你，兩星期後照舊在老地方見面，我一定奉陪，到時候誰不去誰就不是好漢。」

「不行！」歐蓬蓬一定不依，他忽然想起陳老師說的一句話，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約定今天便是今天。我吃過午飯也要走的，我已打定主意，爲要赴約寧願不去度假。」他望一望牆上的鐘，「何況現在九點還不到，我提議我們立刻到老地方見面。」

這時候，蓬蓬發覺對方的電話旁邊有大人說話的聲音。半晌，虞多泰又在電話裏說：「歐蓬蓬，我們立刻要出發了。就這樣吧，兩星期後再見，一言爲定！」

「虞多泰！虞多泰！」蓬蓬大聲叫，可是對方已把電話掛斷。他急得直跺腳。

「多多！」勃勃遠遠地叫她的哥哥。

蓬蓬放下電話，沒精打采地走到客廳盡頭拐個彎。經過洗鹽間門口，勃勃伸出濕漉漉的手，一把牽了他進去。

「哥哥九歲了，還陪你這小孩芽子玩水槍嗎？」蓬蓬蹲了下來，縮着手熬了一會，到底跟着玩了起來。

「蓬蓬！勃勃！」母親打開大門進屋叫，沒有人應答。她手上提着許多東西。

家裏的鐘點女工四姐也幫忙提了些東西，跟着進來。現在正是她上班的時間。

電話鈴又響。四姐接電話：「是的。找太太嗎？請等等！」她把聽筒交了給歐太。

「喂！是大嫂嗎？早！」歐太示意叫四姐早點弄飯：「……我們吃過午飯便動身……甚麼，蛋糕……？」

當然，等吃晚飯時候大家在一起切蛋糕吹蠟燭……

這時歐先生打開房門走出來，低聲問：「是大嫂嗎？」歐太點頭，他說：「你叫阿鉢吧，我要跟他說句話。」

「阿鉢在家嗎？」歐太對着電話說，「姑丈有事找他呢。」

「是阿鉢嗎？」歐先生說，「我叫你問風箏的事情，有沒有替我找人打聽過呢……？甚麼，姑丈要玩風箏？你猜猜我有這閒情嗎……？當然是很要緊的用途……難道你不曉得姑丈是幹甚麼行業的……？是呀，出口公司嘛……風箏不可以出口嗎？你不曉得現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正在盛行中國熱嗎……？甚麼……？哎！我說，親愛的姪少爺啊！你分明曉得姑丈是性急的人，勞駕你幫這點小忙好

不好……？喂……喂！」

對方已經收綫。

「哼！一點禮貌也沒有！」歐先生滿不高興地放下聽筒，對他太太發牢騷。「怎麼你們鍾家淨出這樣的大少爺？」

「先生！」太太有氣道，「我們鍾家對你有甚麼地方過不去？爲甚麼來這樣好的恭維？」

「太座，你自己說吧！」歐先生不服氣，「阿鉢住在我們家裏上學的這些日子裏，我做姑丈的有甚麼地方叫他過不去——」

太太瞪丈夫一眼，打斷他：「你不是不打算對我娘家的人刻薄，只不過你不敢。」

「隨便你怎樣講吧，」歐先生說。「我託他辦一丁點事情，他却推聲裝啞。我實在看不慣這樣的年青人，一副執犄子弟的惡劣好逸氣派。你做姑母的，只曉得護短，不會害他一輩子嗎？」

太太把該帶出門的一大堆東西最後整理一次，有時急急忽忽進廚房對四姐關照幾句，嘴巴得空時繼續嘮叨她先生幾句，忽然又想起兩個孩子：「蓬蓬！勃勃！你們不曉得馬上吃過飯便走嗎？準備好了沒有？」

兄妹倆從裏面走出來，兩人都還穿了睡衣，衣服濕漉漉的，頭髮也濕。

蓬蓬對這趟到鄉間度假並不起勁。他想到就要有整整兩星期對着爸爸，成天要聽爸爸演講大道理，聽爸媽吵嘴，他便提不起勁，甚至連今天自己過生日也並不覺得興奮，他看看牆上時鐘，十點了，猛然又想起虞多泰。他撥了一個電話到虞家，沒有人接電話。虞多泰沒有依時赴約，叫他覺得今天甚麼東西都掃興。

勃勃一切都看着她哥哥行事。蓬蓬高興甚麼，她也高興甚麼。蓬蓬不高興甚麼，她也不高興甚麼。蓬蓬悶悶地跑回自己的房間裏去，她也悶悶的吊在小哥哥屁股後頭，回到房間裏去。

做母親的爲這趟出門的事忙了好幾天，如今看兩個小傢伙沒精打采的好比打了敗仗，禁不住冒火道：「漱石！你自己瞧瞧吧！你是怎樣管教你自己的孩子的？哼！你還挑剔我們鍾家的人這樣那樣呢！」

歐先生呢，他碰上有好題材時也回敬他太座三言兩語，否則恪守沉默是金的信條。如今太太這一句却來得正是時候。他立刻奮起帶笑抗擊道：「我正想問，你是怎樣管教他們的？」

「養不教，父之過！」歐太哪肯示弱，「從來沒有聽人說是母之過的。」

歐先生不吭氣，回到書房關上門，又恢復他事業家的本色：做預算，計成本，作出品設計圖則，甚至策劃包裝。心血來潮時出房撥個電話。

歐太從客廳走進走出，趁便又嘮叨兩句歐先生的教子無方。

歐先生講完了電話，嘆口氣道：「看！我一年到頭自朝至晚在外面忙，忙完了公司的事務，回到家裏關起門依舊是爲公司忙。你叫我怎樣抽時間管教他們呢？」

「哼！」太太嘴角一翹，似笑非笑說：「我總記得你那一張寫字檯的進出口公司。一間房開了兩個門口，打從掛着董事長辦公室招牌的門口進去，看見的是歐漱石，打從掛着總經理辦公室招牌的門口進去，看見的也是歐漱石。管理這樣一家公司，就值得你忙碌成這田地？」

歐先生脹紅了臉道：「這多年前的舊事，你還抖出來奚落我，何苦來？要不是我肯蠻幹苦幹熬過那一陣子，你現在能住上這一兩千呎的房子？你能有這些紅木傢俬？你能有平治五百的座駕車？」

歐先生正在數家珍，列舉他近年來的建樹。沒料到他不说還好，說了更加煽旺太座的肝火：「得啦！得啦！你憑甚麼能有今天？要是你肯多想想，你就不會以怨報德一開口便開罪我娘家的人了。」

歐先生的臉紅得比關雲長還紅，似乎輕微的觸動便會流血不止。這時孩子們的房間打開了門。兩個小傢伙已草草換過衣服，大約肚子餓了想找東西吃。尤其是蓬蓬，他已對着枕頭練了一早晨的拳。他一眼看見爸爸媽媽那正在劍拔弩張的場面，眉毛一蹙，搖頭道：「又吵了，怎麼搞的？你們大人真太不懂事了！」

「多多！」勃勃很認真地對她哥哥說，「我們換一個爸爸吧！」

這真叫火上添油，歐先生跳起來對他太太咆哮道：「聽吧！聽吧！這是太座教出來的呢，還是先生教出來的？」

兄妹倆瞧見飯廳那邊沒有擺開桌子，又回到房裏，關上門。屋裏有冷氣，窗子是經常關上的。蓬蓬覺得悶不過，他關了窗頭機，打開窗子。山邊木屋也傳過來一片吵罵聲。小傢伙當然不會明白，那邊並不是因度假前的準備工作太忙碌，大人們因此血脈奮興所以動肝火的。

打開了窗門，才曉得外面有風。蓬蓬扭開他們的袖珍收音機，聽天氣報告。原來幾百里外有風訊。有風可是不是太大，又不是正面吹襲的颱風，這是放風箏的好時機。因此蓬蓬對這趟出門度假又稍有了點興緻了。

四姐敲門進來，叫小兄妹倆吃飯，順便把兩窗之間吊着的枕頭解了下來。

兄妹倆喜孜孜的跑出去。他們的爸爸也正扭開飯廳裏的收音機，聽見風暴警告却皺皺眉。做爸爸的心裏也有風箏，並且是許多許多的風箏。不過他不是玩風箏的人，風訊不會給他帶來好處。

在飯桌上，先生和太太已經和好如初。雖然他們都有共同的缺點：大家都有記憶力。他們也曾有過默契，就是盡可能給小孩子們做一個好榜樣，盡可能不在孩子們面前爭吵，除非是萬不得已。可惜，欲罷不能的情勢總嫌太多。

兄妹倆在飯桌上只顧吃，不說話。蓬蓬吃一塊肉，勃勃也吃一塊肉。蓬蓬老是向着洋山芋下箸，勃勃就喜歡吃洋山芋。

父親看見兩個孩子今天似乎胃口都不差，可惜大的一個總是瘦瘦長長的，便對太太說：「從新界回來後，帶蓬蓬看看陳醫生去吧！」

太太一心一意都在菜盤上，顧不上答腔。

做父親的心裏總不能忘記勃勃剛才向她哥哥提議換一個爸爸的話。便問：「勃勃，爸爸不好，對你太兇，是不是？」

勃勃瞧瞧旁邊的哥哥。哥哥不吭聲，她也不答話。

「其實，」父親說，「要是爸爸真的對你很兇，你還敢在我面前說換一個爸爸嗎？」

勃勃仍舊不吭聲，只顧吃。

「爸爸天天忙着爲你們把這個家建設成愉快舒適的樂園呢！」父親嘆一口氣。「媽媽埋怨爸爸不教導你們，現在爸爸就跟你們講講道理吧……」這開場鑼鼓敲響了，以下滔滔不絕的演說便比一疋布還長。兄妹倆的胃口起初本來不錯的，父親的演說開始後，走到半路中途的胃酸退回去了，兩個小傢伙便停了箸。

歐太向來有胃口太旺的缺點，以致在飯桌上嘴巴太忙碌，有話要說也不能暢所欲言。直到約莫有

半隻肥鷄一斤洋山芋和半盤豬肉填進她胃裏時，她再也不能緘默下去，不能眼巴巴望着歐先生搶盡鏡頭了。

兩個孩子已放下飯碗，歐先生的演說還沒有望得見邊。太太半路上殺出來打個岔道：「漱石，我已經問過陳醫生爲甚麼蓬蓬光吃不長肉了。」

歐先生起初愕然，繼而問：「陳醫生怎麼樣講？」

「陳醫生說，」歐太不慌不忙的，把找了半天才找到的鷄尾巴吃完。「陳醫生說，千萬不要在飯桌上囉裏囉嗦的跟孩子們講道理。」

「胡說！」歐先生又有氣了，「勃勃也在一桌上吃的嘛，爲甚麼勃勃却紅紅的胖胖的？」

歐太心有未足，又揀了一塊半肥瘦的肉和幾塊洋山芋吃了，然後說：「因爲勃勃還小，你的大道理她還聽不進去。要是她再大一些，她也會像蓬蓬那樣光吃不長肉的。」

「那末你呢？」歐先生氣咻咻地反問。

「我嗎，」歐太說，「我很有福，你講道理我是從來不聽的。」

歐先生惱火道：「我沒有空管教孩子時你說是父之過，我管教孩子時你存心起奔頭，這真是——」他挖空心思說了幾句刻薄話回敬他的太座。

夫妻倆又重新吵了起來。歐太胃裏的雞肉豬肉洋山芋一起發揮了效用，可憐歐先生只顧跟孩子們講道理，直到杯盤狼藉時他還只得小半碗飯和幾箸青菜下肚，吵起架來在音色和音量兩方面都遠非太座的敵手。

小兄妹倆捂住耳朵，巴不得快些離開這座樂園。蓬蓬指着鐘錶腳道：「你們真是！再不走，我跟

妹妹到山邊放風箏去了。」

夫妻倆草草重訂和議，大家合力把大堆東西搬到樓下，歐先生才宣佈坐火車。因為家裏的車大，村路窄。車子停在村裏，泥孩子趴在車上玩，鷄撲上去拉屎撒尿，看了會心痛。

歐太嘴一撇：「隨你的便吧，要是大嫂又問：該不是周轉不靈，又把車子押了吧？那你自去招架得了。」

歐先生心想也是道理，便妥協。到底還是坐家裏的車出發。

二

鍾家的古老大屋，其實算不得很古老。

鍾鉢的祖父還沒有在金山患上半身不遂的時候，他老人家每隔三年兩載，便回來一趟。每趟住上三五個月，照例總要大興土木，把祖居修葺或改建一部分。日積月累，所以這古老大屋早就變得半新不舊，亦中亦西。花園和露台、寬敞的閣樓，裝了木質百葉窗和鐵紗網的長窗，電燈、自來水、電話和電視，浴室設備和廳堂傢俬，應有的都有。

令人羨慕的大花園，却不種植花果樹木，也沒有菜圃，只任由雜草野蔓自由繁衍。

村子前面，本來有一片肥沃的水稻田，打從十多年前起也都不再種植。因為村中少壯男丁大都出洋，連年青女人也到市區謀生，種田人家早已把種植視為多餘和浪費。田裏長滿了蓬蒿和葦草，幾隻

投閒置散的老黃牛，已經認不得犂頭是甚麼東西。可是很奇怪，牛閒着却不長肉，只見瘦骨嶙峋。

鍾鉢的娘比姑姑還胖，家裏又有個老工人荷姐侍候她，所以她更胖。她胖了就更不想動，所以任由花園裏長草。

這村子，過紅毛謀生的人可不少，過花旗的就只姓鍾一家。過紅毛的人也一樣喜歡整飾祖居的，所以村裏剩下真正的古老蝸居並不多，改頭換面中西合璧的却不少，只不過很少像鍾家那樣大興土木罷了。鍾家大屋在這裏算不得鶴立雞羣，倒像是一隻大鶴站在一羣小鶴中間。再往下看，才是雞羣似的灰不溜秋低矮古老小蝸居。

村子和公路之間，彎彎曲曲的連接着一段田埂小路，本來鋪了大麻石的。打從稻田變草田的年頭起，大麻石換成水門汀，小汽車能夠開進村裏來。可是像歐家的平治車那樣又濶又大的車子，只有歐漱石能夠把它一直開到大門口。並不是因為歐先生開車技術特別好，而是因為他太太要他這樣做的。歐太也不是有意為難歐先生，她是有理的。她要嫂嫂親眼看見車子不僅沒有押掉，並且舊車換了新車，小車變了大車。

歐先生額上冒汗不算太多，車子終於安全開到門口。

「阿鉢不在家嗎？」鍾先生踏腳進門，劈頭第一句便問。

「睡了。」阿鉢的娘嘆一口氣說，「他晚上看書到天亮，白天吃了便睡。他在你們家裏也是這樣嗎？」舅母招手叫兩個小外甥走過去。

「不會吧，他白天要上學嘛。」歐先生走過去撥電話。

「蓬蓬，勃勃，」母親說，「你們叫過舅母了沒有？」